



## 陸、期待梅花湖早日重回居民生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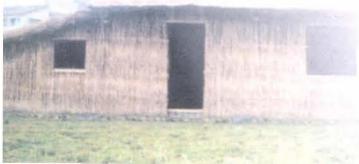
夜裡重霜，稍早的微雨溼了路旁的草樹，自行車輪快速地轉動，迫不及待把窻窻蟲聲摔往身後，穿過一片片灰濛濛，乍見點點星光在湖面上閃爍。到了，這裡就是梅花湖，燈影星眸連成無形的湖沿，牽引指尖輕輕畫出湖的輪廓，山崖邊上的道教總壇三清宮燈火通明，未聞人聲。湖面微微漾著幾個小圈，是風的祝禱。

多少年來，梅花湖和她的恬靜總傍著茅埔圍的山巒，常留在居民們的心底。

### 不當開發損大牌，昔日倩影今難尋

可惜的是，如今再想完整地繞湖一週，欣賞梅花湖的千姿百態，已有點為難，起碼說來，那是要付錢或碰點運氣的。

梅花湖原先的名字叫大牌。「牌這個字含有稱呼水坑的意思，按照傳統的地方用法：大的水坑叫大牌，較小的就叫小牌。」吳理事長解釋道。一九七八年，時任總統的蔣經國至三清宮攬勝，自高處望去，見原本橢長的湖形被山遮去一部份，剩下的那部份





狀如梅花瓣形，故取名梅花湖。日積月累，大埤這個名字反而較不為人重視了。

不管如何，梅花湖自然面積佔三十公頃，屬於平地湖泊，不僅是梅花社區最重要的景觀，也可說是宜蘭縣獨有的一面明鏡。「大埤，茅埔城，下湖仔，零工城。」故老相傳的地名順口訣，說明整個梅花社區的地理環境，依山勢而下，第一處即是大埤。

## 梅花湖，一部社區生活史

梅花湖是離不開梅花社區生活史的。過去，環湖道路尚未闢建，一切均呈荒蕪，往來只好走東側湖邊的小山路環山繞行，又或者划木舟溯行；曾經，環湖山腳下幾處盆地，因為農人的生活足跡而有了「山豬窟仔湖」、「火炭坑」、「猴洞坡」等質樸卻流露生活巧智的地名。湖中盛產鯽魚、鰻魚、蝦等，居民中甚至有賴漁獲維生者。

梅花湖是離不開梅花社區生活史的。在早年，湖產屬於國有財產局所有，經民眾承租再轉租後，承租人企圖挖渠導水出湖，反引起村民集體憤慨，在眾怒下才作罷；另外在一九六五年左右，環湖道路打通後，突然有生意人在湖中養魚，並以縣政府名義告示嚴禁他人釣魚，村民們氣不過，主動傳閱警察局禁止擅自養魚的公文，過不久，村民們不約而同地到湖邊釣起魚來，讓飼主的如意算盤落空，也讓湖水恢復清澈。

梅花湖是離不開梅花社區生活史的。冬山河還未像現今我們所看到如此整潔美觀前，梅花湖曾舉行過幾次端午龍舟競賽，讓臨近的冬山鄉民能真正感受慶端陽的味道，





熱鬧非凡；根據社區居民的講法，當時盛況實不亞於冬山河的划船邀請賽。

如今這樣情景已不復見。當地居民指出，由於風景區的成立和觀光度假村的設立使得原本湖的面容受到割裂。我們所熟知遊樂公司會帶來的自然景觀破壞、不搭調人工造景、旅舍小船的進駐等等改變，一一出現在梅花湖畔；不僅如此，度假村將整個梅花湖週圍的半邊湖沿以欄杆圈起，一般想來此單純散散步的居民已無法繞湖行遍。

也許有人以為，這些觀光遊樂設施可以刺激外來遊客增加，某種程度可以說是打響地方知名度和帶來繁榮。但是，一位社區人士說，用作私人營利的遊樂場本身卻從未有配合當地文化、風土的考量規劃，更別提在大興土木之際曾為湖設想過

● 瞧！社區的孩子們有屬於自己的籃球場。





什麼；尤其整個梅花湖一帶亦無其他足以支援觀光條件，想靠幾幢小木屋、幾條遊湖小艇帶動觀光人潮，可說是投機無比的想法，更在實際遊客有限的情形下，得到答案。況且，對自幼便在湖邊戲水、玩耍的社區居民而言，梅花湖這幾年的變化似乎與他們毫無瓜葛，一點參與的空間也沒有，很難再向旁人提起：「阮那邊梅花湖說有多美就有多美，是別的所在拿不出來講的。」

一位社區總體營造的參與者指出，梅花湖所遇到的處境其實應放在整個台灣遊樂區闢建文化下看待，透過地方政治與商業利益的結盟，台灣許多被都市人忽略的鄉鎮郊區在短時間內開始一座座遊樂場林立，這些設施完全相互抄襲、美感喪失殆盡，毫無地方特色；更糟糕的是，不少業者只是短視近利加上不用心經營，往往高山流水旁便是觸目可及半荒廢的遊

● 社區老人們組成的大鼓隊登場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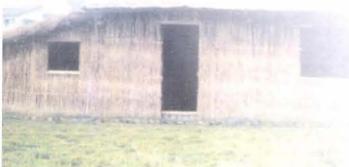
樂園怪物。

隨著週休二日與休閒觀念轉變，都市裏惡質傷身的休閒活動未必能滿足許多家庭的需求，加上經濟發展的不均衡狀態下，都市人逢假日往鄉村擠的情形已無法避免。但這並非意謂著農村「有錢可賺」，真抱持這種想法的話，未來因不當開發所造成的後遺症一定更深重。

## 爭取經營權，回復往日美景不是夢

以梅花湖而言，規劃單位吉祥巷工作室與當地社區發展協會都希望從官方手中索回認養經營，在六年時間內，透過觀光局等單位的協助漸次完成，並且配合未來社區種植桃、李花林，及興建民宿村等計劃，成為能提供下一代教育的生態湖泊區，兼有教育和遊憩功能。這樣的計劃倒不是簡單地盼望梅花湖能變成冬山河第二，而是要重現「湖」在茅埔圍的傳統歷史地位，重新讓下一代體認梅花湖是離不開社區每一個人的。

然而，這樣的構想卻有無數困難等待眾人克服，包括社區居民本身共識的建立、湖產的爭取、規劃內容的考量、向公部門提案與折衝等等。也許對於大部份從事務農為業的居民來說，是一場艱苦的馬拉松賽，但社區的發展要和湖的發展要統一來看待的思考業已形成。一個展現社區精神的湖，雖是夢想，也是努力的方向。





## 一條漫長求索的路

一九九七年歲末，吃過晚餐的傍晚，社區幾個居民相約在理事長家泡茶聚會。話題老圍繞在社區的現況與發展上，一位年約六十出頭阿伯說：「今嘛很多所在攏遇上污染、過度開發的時候，咱實在免為了驚窮，急病亂投醫。」吳理事長接著提到，有黃老師帶吉祥巷替社區規劃和辦這些有意義的活動，不過是個開端，整個民宿區、桃李花林的實現都牽涉到自己內部意見及力量的整合，還有主管不同業務公家機關間的協調提案。就如同現在為了政府的「富麗農村」計劃，大家配合規劃的教授、工程師忙了好幾個月，等草圖出來，還是有不少居民反對質疑，對於內部溝通和建立共識都得請鄉親們多盡心幫忙。

另外一位媽媽則說，上次（指民國八十五年）入選全國十大環保社區讓人覺得社區真的有改變，但是現在要做的不止是外面的人和官員肯定而已，許多急迫的部份是切身相關的……陳總幹事在話題漸進尾聲

● 廢棄多年磚仔窯重新整理，可以當作小型蕨類植物博物館。





時道：「阮鄉下人有一句話說：『是闊嘴吃的多，還是長命吃的多？』通常大家會感到社區大大小小事情要做，一時之間忙不過來，但事實如此，更多的時候是要靠反省走出下一步。」

透過居民的談話可知悉經過兩、三年的努力，關心社區事務的訴求已受到重視。但眾所周知，社區的發展決非短時間的改頭換面，而是不斷地認識自己發覺問題，從而實踐再釐清的旅程，以梅花社區來說，歷經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及自發謀求遠景的過程，仍有尚待解決的難題：

一、對辦活動的省思。每當縣內或全鄉在舉辦各項活動時，社區無不認真以對，用理事長常掛在嘴邊的話來形容是「人仰馬翻」。理事長說，參加歡樂宜蘭年活動時，動員了六、七十位鄉親，讓鄉長嚇一跳，因為就算在縣內梅花也被認作邊遠地帶。爾後參與各種活動多少會抱持著「輸人不輸陣」的心裏，但多次以後，吳理事長覺得，找人出去不是當布袋戲木偶撐場面，應是藉此交流吸收他人經驗，如果不把目的弄清楚，久而久之大家錯

●社區發展協會重新凝聚居民對地方事物關心。





以為辦活動即社區總體營造，可說是天大的誤會。而觀念的轉變得透過時間及經驗的教育，並非一蹴可及。

二、轉化地方派系的意氣之爭。台灣的地方政治結構裏，地方派系糾結問題由來已久，梅花社區亦很難避免。社區的範圍與得安村的行政區域重疊，也因為過去幾次選舉的關係，村長和社區發展協會當中的幾位理事有過分屬不同陣營上的衝突，雖然事過境遷，可是餘留下的心結扞格很難不影響其它公共事務上的意見爭論。同時，社區發展協會近年辦活動、推動事務取得一定成績，媒體做了宣揚報導，使發展協會評價甚高，在僻靜村庄內自然被當成搶行政系統的資源和風采。

三、社區事務專才的匱乏。「你知道每次到結算核銷經費，報上政府機構時候，眼前一堆帳單收據都讓我們一個頭兩個大嗎？現在雖然不像以前會報錯做白工，但是也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社區發展協會兼職的李小姐說。為使原先好不容易帶起來的參與熱情獲得延續，實有設立常置職工、將社區發展協會納上常軌的必要。關於這點最大的難題在於經費不足，以及為社區挹注心力的成員也大多是付出餘暇時間，如何培訓新進的專職人才不僅是自身組織的長遠規劃，亦須仰賴外力的協助。

上述種種問題有其零星瑣碎的一面，卻是社區一路走來形成經驗與思索的累積，亦是邁入下一個階段不得不面對的。

也許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理論對梅花社區的憨猴們總有一段距離，為生活環境和下一代更好的簡單素樸的信念，已從心底向外發出呼喊。三十多年前自三星嫁來茅埔



城的盧張阿菊說：「以早外面的人講：「查某仔不可嫁去茅埔城，若嫁去茅埔城，不如斬去給豬母吃卡贏。」說過去生活是怎樣艱苦，但是阮的不發達，是今嘛討回生活品質的本錢。做多做少攏是大家一份心意，有愈多意見愈好。」雖然規劃中的遍植桃李樹的休閒農村尚未成形，追求公共事務的觀念逐步運轉，他們將面臨來自內、外部的挑戰與助力，值得用心觀察、期待。

當我們來到梅花社區除了不能錯過在邊仔頭遙望龜山外，更多的時候，回望翁蔚山巒下的茅埔圍和可愛的憨猴鄉親們，才發現台灣這塊土地與人的定義可以更寬廣。

